

子書三十二種

王宜之題

B 2
1

揚子法言

重刻治平監本揚子法言并音義序

揚子法言十三卷自侯芭宋衷之注既亡而存者莫先於晉李軌宏範注宋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
閣兩制校定板行最為精詳有音義一卷不題撰人名氏其中多引天復本天復者唐昭宗紀元而王建在蜀
稱之然則謂蜀本也撰人當出五代宋初間矣司馬溫公言宋庠家所有逮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皆即其本
當時固盛行也外此有唐柳宗元宋宋咸吳秘注建寧人合李注為四注本書錄解題云與此不同厥後書坊
復有新纂門目五臣音注本則又增入溫公集注而卷依宋咸為十諸家元文悉經刪節全失其舊明之世德
堂據以重刻通行迄今於是世人罕知諸家或十三卷或十卷各有單行之本而李注乃若存若亡焉戊寅首
春購得宋輒稍有修板終不失治平之真適元和顧君千里行篋中有臨何義門所校出以對勘大致符合深
以為善勸予刊行爰以明年影摹開雕凡遇修板仍而不改并所譌誤舉摘如千條綴諸末以俟論定者唯惜
陳振孫又云錢佃曾得舊監本刻之今未見不獲互相證明也至於宏範所學右道左儒每違子雲本指其讀
文句亦不能無失溫公時下已意多所訂正而集注十三卷本竟杳難再遘然則此本宋輒之僅存而予與顧
君得以流傳之可不謂厚幸也哉嘉慶廿有四年歲在己卯十有二月己丑朔江都秦恩復序

學行第一 以其所以養

四葉前八行衍下以字

吾子第二

事事辭稱則經

三葉前四行誤重事字

曰云姓孔而字仲尼

二葉後

曰當作白

問神第五

名震于京師

四葉後六行

震當作振音義可證此震字依溫公集注所改非其舊

問明第六

不亦寶乎

三葉後四行

寶當作珍音義可證此寶字蓋依漢書所改也

舉父洗耳

三葉後九行洗

當作灑注同音義及溫公集注皆可證

寡見第七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

一葉前三行

假當作假下同音義可證此假字依溫公集注所改非其舊

春木之苞兮八行後注春木芒然而生溫公集注云李本苞作芒按音義不出苞字是其本作芒也其實范是芒非音義本傳寫謔耳此正文與注歧異乃初皆作芒後改未畫一又從而繡其其擊悅二葉前八

執誤重其字

五百第八 由羣謀之故也二葉後謀當作婢

先知第九 議其教化八行後議當作謹

重黎第十 請問蓋一葉後注天云云當作請問蓋天正文天字誤入注中

有世字音義及溫公集注皆可證此修板去世字非其舊

淵騫第十一 異以揚之一葉前當衍異字溫公集注可證 擊遼水二葉前接擊當作繫繫屬也史記

云屬之遼東不作擊可知但各本皆誤或治平初刻已如此 實蛛螫之劇也二葉後劇當作靡 曰非

夷下衍齊而是柳尚容下衍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依隱玩世下衍說時其滑稽之雄乎五葉前五按

李本如此溫公集注可證此本衍字皆溫公取漢書所增而修板依之擠入非治平之舊也

君子第十二 人言仙者有諸乎吁三葉後十行乎當作曰

孝至第十三 石奮石建一葉後行下石字

序然後誕章五葉前然當作終

音義四葉第則渾條請問禮莫知條一葉第當在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條之下

得條之下十葉第置守一葉第當在屏營條之下上同抵巇上許都禮切當分為二條云抵

揚子法言

學行第一夫學者所以仁其性命之本本立而道生是故冠乎衆篇之首也

李軌注

江都秦氏影宋本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為眾人此三者教之大倫也皆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

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仲尼志道朝聞夕死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不在仲尼也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

儒乎駕傳也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金寶其口木質其舌傳言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

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礪諸有玉者錯諸不礪不錯焉攸用礪錯治礪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止也此章

銘盡其性螟螣之子殭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肖類也螺贏遇螟

成蜂爾七十子之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切磋磨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此五者

勤而行之不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

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眾人所不能踰也言諸賢之有妙藝猶百川之

可度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與方術之家言能銷五石曰吾聞觀君子者問鑄人不問

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鑄金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顏淵矣鑄之令或人跋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而得為人富美也喜於問財

馬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

之者數為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明慎也務學不如務求師求師者就有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傷夫欲為

道者一閱之市不勝異意焉賣者欲賣買者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多矣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習乎習孰所以習非之勝是况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

書無師必誤典謨之旨玩也以習非之勝是况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

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沒也仰聖人而知眾說之小也大小之相傾學之為王者事其之久矣堯舜禹

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憂矣或問進曰水或曰為其不捨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水滿坎

而後進人學博而後仕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鴻水之不失寒暑亦請問水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

者其本也哉亦猶水而已矣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士人操道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

義為根本業貴無虧進禮樂如枝條德貴日新

育文書局石印

者也斧藻猶刻楸丹鳥獸觸其情者也人則異乎情故異於鳥獸也賢人則異人則異乎人矣訓誨聖人則異賢人

矣禮制立禮義之作有以矣夫言訓物者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是以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學者所以求為

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有其具猶或不能成其事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

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曰晞之則是曰昔顏嘗晞夫子矣正考甫嘗晞尹吉甫矣正考甫宋襄公之臣也尹吉甫周宣

王之臣也吉甫作周頃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奚斯魯僖公之臣也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或曰

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曰大人之

學也為道小人之學也為利子為道乎為利乎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

獲饗已耕獵如此利莫大焉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去惡遷善兼總仁百川學海

而至于海歸之不已丘陵學山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畫頻頻之黨甚於鷦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行啄穀

衡人黨比游晏賊害糧食有損無益也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應怨仲凡之所讎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

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或曰先生生無以養也死無以葬也

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葬葬之至也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惟義所在或曰倚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

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回邪也顏其劣乎顏其劣乎至足者外物或曰使我紆

朱懷金其樂不可量已曰紆朱懷金者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至樂內足不待於外紆朱懷金者之樂也

外內樂不足是故假於金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欲以此義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

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與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

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為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孔子習周公顏回習孔子無止之者

吾子第二崇本在乎抑末學大道絕乎小辯也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之辭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悔作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發教之諷

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相如作大人賦武帝覽之乃飄飄然有陵雲之志或曰霧縠之紆麗信可也或曰女工之蠹矣霧縠雖麗蠹害女工辭賦雖巧

或亂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言擊劍可以衛護愛身或曰狴犴使人多禮乎言狴犴使人多禮或問景差唐勒

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言無益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陳威儀則辭人之賦麗以淫靡麗相越

不歸於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蒼蠅紅紫蒼蠅間于白黑紅曰明視

問鄭衛之似曰聰聽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也五聲

宮商角徵羽也十二律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多中正者宮商角徵羽也哇者淫聲繁越也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

鄭衛不能入也聲和平則鄭衛不能入也學業常正則雅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

也書惡淫辭之渥法度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愛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夫智者達天命審行廢如玉

感激愛變雖有文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賈事辭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事辭稱則經賦多

而辭美少則聽聲者伉其動也事功省而辭足言足容德之藻矣足言夸毗之辭足容威施之面或問公孫龍

詭辭數萬以為法法與曰斷木為棊棊草為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必以規矩君子

乎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末弃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觀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

乎諸子者惡觀其識道也山嶮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

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惡夫不由聖或欲學蒼頡史篇多知奇難之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誦

史乎者善之也言勝於不或曰有人焉曰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

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戰忘其皮之虎矣羊假虎皮見豺則戰聖人

學而妄名不知而闕廢

易子脩身

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異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蔚然有文章辯人狸別其文萃也萃然有文采狸變則豹豹

變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賣書市肆不能釋義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鈴以喻小聲猶君子言也無擇法

所擇乎聽也無淫非正不聽何所淫乎擇則亂淫則亂淫則亂有淫侈則邪僻述正道而稍邪侈者有矣未有迷邪侈而稍正

也習實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易知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言紛首而亂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

也不姦姦者以虛受人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姦姦者以姦欺姦多聞則守之以約約所守多

見則守之以卓所觀廣遠實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少聞無要約之守詐詐者以詐欺詐多聞則守之以約約所守多

之何矣綠衣雖有三百領色雜不可入宗廟紵絮雖有三千見無卓絕之照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

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陵雨暴然後知夏屋之為帡幪也帡幪蓋覆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郭郭也郭郭限

仁義正德達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

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眾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觀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

其統一也

修身第三求己以返本守母

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莫而後發發必中矣無敵於人之性也善惡混混雜也荀子以為人性

揚子以為人性雜三子取譬雖異然大同偏教立言尋統嚴義兼通耳惟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

聖周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揚子之言備極兩家反覆之喻於是俱暢所謂也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馬也與御氣為人若御馬涉道由通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曰

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慎美戒聖人之辭可為也使人信

之所不可為也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貴令信珍其貨而後市貨珍價修其身而後交必固善其謀而後動

成道也無所不通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慎言無口過慎禮無失上交不詔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或曰君子自守

奚其父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勲成奚其守天地之交以道順天人之交以禮俱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

高而不為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觀聖道然後知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公儀子為魯相婦織於室

遺去之園有葵拔去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為江都相下帷三年不闕園此二子才德高矣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傳克爾傳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

宅也義路也禮服也知燭也信符也仁如居室可以安身義如道路可以安行禮如衣服誠處宅由路正服明燭

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

尼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或曰田園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雖有喬

其穀不可得雖懷忉忉之思遠人不可治學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不見日月而

可見言仲尼之道深遠不可以治學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不見日月而

學人焚魂曠枯糟茅曠沈也適填索金壹行而已矣填上也盲人以杖適地而求道雖用白或問何如斯謂

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

威好重則有觀可觀也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儀威儀也多或曰日

具不食肉肉必乾日具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賈華實副則

禮華實相副然後合禮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閭閻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在上簞瓢梓拓亦山雌也何其臞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千鈞之重烏獲舉之而輕多力耳

或問犂牛之羴與玄駢之羴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宗廟貴純德君子貴純德

如到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犂不犂也則羊義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言魯定哀

仲尼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弦鄭衛之聲誦韓莊之

書則引諸門子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莊周與韓非同貫不亦甚乎或者甚取問何謂也曰莊雖

然則周之益也其利迂緩非之損也其害交急仁既失中而不與耳亦不以齊其優劣比量多少也統斯以往何嫌乎哉又問曰自此以下凡論諸子莫不連言乎莊生者何也答曰妙指非見形而不及道者之言所能統

音文書局石印

故每遺其妙寄而去其蘊近一以貫之應近而已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衣上也裳下也聖典本也諸子末也聖人耳不順乎非推

聽口不肄乎善性與天道發言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眾人無擇焉任情或問眾人曰富貴生苟貪富貴賢

者曰義達其義聖人曰神行也觀乎賢人則見眾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天下有三好眾

人好已從賢人好已正聖人好已師天下有三檢眾人用家檢家為法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

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所謂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提身提曰其為中

也弘深中者心志也弘深猶敦重也其為外也肅括則可以提身矣外者威儀也肅括也括法也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愾之有

微纖也悔吝小上士之耳訓乎德順下士之耳順乎已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憚焉言不違理故形不慙行不邪僻故

心不取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敬憚難也

問道第四夫道者弘乎至化通乎至理也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萬物由之或以通或曰可以適它與學亦可以統正典而兼諸子也曰適堯舜文王者

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或問道曰道若金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

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塗川皆形曲也此亦因形以取譬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通於聖道

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大解曲通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之於一無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

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五者人性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四體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者德備如身全

或問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作為也莫知為上請問禮莫知則有尊卑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自

行禮於上而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為德禮如體無體何能立德或問天曰吾於天與見

民承化於下而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為德禮如體無體何能立德或問天曰吾於天與見

無為之為矣或問彫刻眾形者匪天與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老子之言道德吾有

取焉耳可以止奔競及槌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老子之絕學蓋言至理之極以明無為之本斯乃聖人所同子雲豈其異哉夫能統遠旨然後可與論道

悠悠之徒既非所逮方崇經世之訓是故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為可以開明它則苓馬安也也哉聖人言之至無取焉耳無取焉何者不得以之為教也

也開之廓然見四海日月齊明視其文開之開然不覩牆之裏論無所見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為堯

堯或曰大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為治也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羲伏羲畫八卦以叙上下至於堯

舜君臣大成也匪伏匪堯禮義峭峭聖人不取也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曰殷之以中國殷或曰孰為中國

正直北辰為天之齊令俱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中於天地者土圭測景晷度均

也過此而往者人也哉譬入荒之於中國如彼聖人之治天下也擬諸以禮樂限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

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為帝王之筆舌也天常五帝也帝王之所制率也譬諸書言之

之於筆舌為人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已或問大聲之由禮樂也

曰非雷非霆隱隱聒聒久而愈盈尸諸聖尸主也雷霆之聲聞當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革之與因

雖與隨變而通理也故先王或問無為曰奚為哉應化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

視天下民之阜也無為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下民之死無為乎紹桀者成湯也纂紂者周武也

當此之時湯武不可得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為也所謂或問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可則因否則革矣應變順時故迹不同致理而言皆非為也

聞則難塞人以為太古不如絕禮樂以塗塞曰天之聲降生民使之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而節之

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或問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益損之值其日新則襲而因之或問太

古德懷不禮懷嬰兒慕駒憤從焉以禮曰嬰憤乎數無也嬰憤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故也獨母而不父未

若父母之懿也兼乎愛敬然狙詐之家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沾項漸

襟堯舜乎銜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或問狙詐與亡孰愈亡亡亡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御得其道則天

下狙詐威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威作敵失其御則反間背叛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與狙詐之力也如其亡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未足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或曰無狙詐將何

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峻刑戰之術制民如牛羊臨之以刀狙故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蛄不腰臘也與腰八月旦也令河東俗奉之以為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腊也見禮記或曰刀不利筆不銛

而獨加諸砥不亦可乎法欲以救亂如加刀砥亦所以利也曰人砥則秦尚矣嚴刑裁民亦猶刀之割肉以人為砥砥之甚也秦之嚴刑難復尚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曰何必刑名圍暴擊劔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

姦道大者聖人之言小者諸子之言或曰申韓之法非法與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此數子之才皆不乖少聖人之術漸染其或曰莊周有取乎曰

少欲有蘭賁之益焉鄒衍有取乎曰自持之風焉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隣不覲也

問神第五測于天地之情者潛之乎心也心能測乎天地之情則入乎神矣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惟其潛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

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乎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達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其殆神在所潛而已矣神道不遠人心則是天神天明照知四方人以神明光燭幽明照曜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天以精粹覆萬物以精神覆萬物以潛心潛心考校同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而廢之則道亡操而不捨則道義光大能常操而存者其惟

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探其精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順事而無逆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也化混然歸於一也龍蟠于泥蛭其肆矣惟聖知聖惟龍知龍愚不知聖蛭不知龍蛭哉蛭哉惡觀龍之志也與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時可而潛既飛且潛出處兼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與飲食則不

制也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美里曰龍以不制為龍聖人以不手為聖人手者桎也或曰經可損益與曰易始八

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或因者引而伸之故夫道非

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或曰易損其一也雖蠢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篇今五

半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數根書序雖存獨不如易之可推尋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數存則雖

失數亡則雖聖有所不得聖有所不得昔之說書者序以百篇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秦焚書漢與求集之酒誥又亡一虞夏之

書渾渾爾大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借也下周者其書誰乎言酷烈也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與嫌

經之難解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

為眾說郭莫有不存其內而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嘗嘗也曰瞽瞍能默瞽瞍不能齊

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

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必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

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灝灝乎其莫之禦也有所發明如白日照有所照有所蕩除如面相之辭相適捺中

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噓噓者莫如言憤憤也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志志者莫如

書嗜嗜目所不見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發成言畫紙成書書有文嗜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察言觀書聲

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聖人之辭渾渾渾渾若川渾渾洪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或曰仲尼聖者與何

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

雜乎雜數不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動而或曰

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焉乎童鳥于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

齡而與我玄文顏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或曰玄何為曰為仁義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曰勿雜也而已矣純

巧偽息雜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亡則艱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

則姦邪生

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不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為難

也有上無下猶裳而不衣未矢其可也衣裳其順矣乎
三桓專魯陳恒滅齊王莽或問
 篡漢三姦之興皆是物也

未達諭不曰事得其序之謂訓順其理也勝己之私之謂克惟公亮也為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

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曰我知為之不我知亦為之厥光大矣所謂大人用之不為善惡改必我知而為之

光亦小矣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蓋勢諸名卿可幾也蓋何不也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之曰合勢以近名也此義猶王孫賈勸仲尼媚於竈也

君子德名為幾積德然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諸侯王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

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審乎自得而已矣慨夫造物或問人曰艱知也艱難也人之難知久矣堯以幾貞而不能求己以絕為辭之聖而難任人莊周亦

云厚貌曰焉雞所以喻其難曰太山之與螳蟬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形彰於外易見大聖之與大佞難也物形內藏

易曰：「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知微而見。」
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
愆，過也。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

也不惑也論天地人經是德也惑欲問語君子不出諸口

問明第六防姦必有其統揆物必以其度

或問月曰微或曰微可口其月也曰微而見之明其孝乎愚明其至矣乎炳在於至不德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

正月日從女其日也日從子其日也日從孫其日也日從曾其日也日從高其目而下其耳者罪天也夫目高則無所不照耳下則

觀德義之經聖人之道下其或問小每口之可謂而乎曰是可而與是可師與天下小事為不少矣巧厯所母

卑則聞芻蕘之言負薪之語立問小弁矢之曰言自工曰是作自身六作自身之一小言者不少多不能算丘

矢之是許師乎師之貴也矢大矢也聖道
矢之自少則多予不為故不貴也立二病
近我門而不入我室

或曰亦有瘳乎曰皆打草而不倉打實實者法言太玄譚何陋乎張其丘蓋以勞言瘳多夫曰以非瘳勞作月

亦自愛也。天病乎？大等天耳，等聖聖聖。鳥有鳳，鳳不鹿，鳳聖聖聖。鹿不猶，凡人不強，通聖人之道。曰：『

羣鳥之於鴈也厚豈之於麋也形性豈羣人之於聖乎人之於聖腑藏並同豈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耶言

而庸行益去諸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抗也抗秦者非斯乎投諸火

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子皋陶以其智為帝謀殺身者遠矣箕子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殺

身者遠矣仲尼聖人也或者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明於戲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為

盛哉成湯不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不承曰由小致大不亦平乎夏以天不亦承乎淵懿曰重易六爻不亦

淵乎浸以光大不亦懿乎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為也人為不為命請問人為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

非命也為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微病行而招

死命乎命乎伊尹吉人凶其吉存不忘亡凶人吉其凶積而罪彰滅身之凶至也惡辰乎辰數時也曷來之遲去

之速也君子競諸德修業諡言敗俗諡好敗則姑息敗德則君子謹於言慎於好亟於時吾不見震風之

能動聲噴也雷風非不猛不能動聲噴聖人或問君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未之思矣曰治則

見亂則隱治見亂隱風之德也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世網不能制禦之域鵲明遊集食其絜者矣

其君也鵲明非竹實之絜不鳳鳥踴踴匪堯之庭踴踴者步趾之威儀也言其降步也亨龍潛升其貞利乎

食君也非道德之絜不居鳳鳥踴踴匪堯之庭踴踴者步趾之威儀也言其降步也亨龍潛升其貞利乎

潛升得正之利或曰龍何如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之正時可而升不亦利乎之得義利在

己用之以時不亦亨乎行止不失其或問活身曰明哲以保其身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亦

越用明保慎其身也越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楚雨襲之絜其清矣乎當成哀之世並為諫大

夫俱著令聞號曰兩翼王莽篡位之後崇顯名蜀莊沈冥之貌是故成哀不得而利之王莽不得而害也蜀莊

賢復欲用之稱疾遂終身不仕絜清其志者也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下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

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冥也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下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

吾珍莊也居難為也人所不能不慕由即夷矣何覺欲之有既不可害亦不可利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

恥有諸曰好大者為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詰堯儻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詰知也

耳不亦宜乎累積充勝也積大言以相勝也靈場之威宜夜矣乎靈場鬼神之神壇祠也靈壇所以為威可

訶枝朱鳥翔歸其肆矣朱鳥燕列名也肆海肆也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取其時宜也能來能往者

朱鳥之謂與不怨寒暑之宜能知去就之分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韓非作書言說難是也而西

曰何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

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譏其本自快或問哲

曰旁明厥思問行曰旁通厥德動靜不能由一塗日一塗不可以應萬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偏焉數人皆好視聽諸子近言近說至於或曰曷若茲之甚

也先王之道滿門言此談過也學先王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不得已者官也不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夫以策試

為官也得策試而好學者為己也為己之學也內由官之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

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君子多聞見而心愈

情愈如賢人謀之美也誦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誦道而從人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說

天者莫辯乎易惟變所適應說事者莫辯乎書尚書論說體者莫辯乎禮正禮之事說志者莫辯乎詩在心為志

說理者莫辯乎春秋屬辭比義捨斯辯亦小矣春木之范兮援我手之鵜兮春木芒然而生譬若孔氏啟導人去

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或曰說難者天下皆說也奚其存曰曼是為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其義雖存言天

者以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說難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

玉不彫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

終身不能究其業言其要妙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無訓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

也又從而繡其輦悅惡在老不老也解也文緯也脫佩巾也衣有華藻文繡書有經傳訓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

疾夫說學繁多曰可約解科言自可令約省爾但當使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亦聽耳荒乎淫拂

乎正沈而樂者君子弗聽也或問侍君子以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或曰不有博奕者乎

曰為之猶賢於已耳侍今之所論自謂侍君子者賢於已乎君子不可得而侍也或曰師難侍君子晦斯光室斯通

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塞鴛明冲天不在六翮乎拔而傳尸鳩其累矣夫拔鴛明之翼以傳

足為累耳論授小人以大位而不能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徂往也其事矣乎言此皆天之

無事也天事雷風雲魏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辭在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固兵

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道亡則器不存齊桓晉文以下至

於秦兼其無觀已或曰秦無觀奚其兼曰所謂觀觀德也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秦以兵兼而不以道言秦

兵之無可觀則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揚子貴傳學而戰兵強魯國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

海皇皇奠枕於京皇皇歸美安枕而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章章陳懼也一時暫用魯不用真儒故

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萬物將不灝灝之海濟樓航之力也濟度也言度大海在禮樂航人無楫如航何

舟航而無楫權不能濟難雖或曰奔壘之車沈流之航可乎言治國及修身者如曰否否不或曰焉用智夫貴

有民人而無禮樂不能化曰用智於未奔沈言奔沈吾猶人也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禦寒在於未發乘

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航傾則國亡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

下者人高之後之欲上必以其言下之欲先必以其身誠哉是言也誠信或曰弘羊權利而國用足盍推諸盍何曰

譬諸父子為其父而權其子縱利如子何揚子貶權利之權卜式之云不亦匡乎匡正也弘羊權利之時天